

## 约翰·胡斯被控“异端”始末探略

曾祥敏

**提 要：**从 1410 年胡斯首次遭受异端起诉，直到 1415 年 7 月 6 日康斯坦茨公会议定罪胡斯为异端并判火刑烧死，胡斯的被控“异端”个案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了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与“异端”之间的张力。本文从胡斯与兹贝涅克的恩怨、地方和罗马教廷等多种力量合谋指控胡斯和康斯坦茨公会议定罪异端等三个阶段详细勾勒了胡斯被控“异端”的过程。

曾祥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胡斯 异端 威克里夫

作为中世纪晚期捷克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John Hus，约 1372—1415）前承“宗教改革的晨星”、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后启德国宗教改革的发端者马丁·路德，在基督教历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从 1410 年胡斯首次遭受异端起诉，直到 1415 年 7 月 6 日康斯坦茨公会议定罪胡斯为异端并判火刑烧死，胡斯的被控“异端”个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与“异端”之间的张力。胡斯的“异端”究竟在何处，哪些力量的合谋最终认定胡斯为“异端”，认定“异端”的过程和程序如何，国内学界对此的关注极其有限且语焉不详。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也即胡斯被控“异端”的过程始末做出较为全面的勾勒。

### 一、胡斯与兹贝涅克的恩怨

随着胡斯在 1400 年被按立为牧师、1401 年出任布拉格大学文学院院长、1402 年获任布拉格伯利恒小教堂的布道师，胡斯在波西米亚的声誉日隆。因此，当兹贝涅克（Zbyněk Zajíc of Hasenburk）于 1403 年 8 月正式履职布拉格大主教时，他视胡斯为关系亲密的重要顾问并邀请胡斯两度担任宗教会议的布道师<sup>①</sup>。但是，随着威克里夫宗教改革思想在波西米亚的传播，胡斯和兹贝涅克不可避免地卷入由此引发的争端，两人的关系开始走向决裂。

在波西米亚，针对威克里夫宗教改革思想的指控最早发生于 1403 年。布拉格大学的日耳曼教师约翰·霍伯纳（John Hübner）以 1382 年英格兰召开的黑衣修士宗教会议谴责的威克里夫

二十四信条为基础，另从威氏著作中抽选了二十一条，组成了四十五信条以作为攻击威克里夫的证。由于日耳曼教师在总计四票的投票中拥有三票投票权，因此布拉格大学召开的会议最终宣布：威克里夫的四十五信条在神学上不可接受，其中有些信条属于异端<sup>②</sup>。这次会议判决产生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确定了此后四十五信条成为认定威克里夫异端的基础。

在四十五信条中，引起最大争议的莫过于前三条，它们反映了威克里夫坚持的圣餐不变论（remanence）<sup>③</sup>。简言之，该教义认为，经过神甫祝圣后，面包和酒这种物质并没有改变，然而因为基督的临在和恩典，凭着信仰，面包和酒从寓意的角度被理解为基督的身体和血<sup>④</sup>。这和罗马教廷所采用的、在 1215 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所通过的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大相径庭，该教义认为神甫祝圣后，面包和酒的本质已经变成了基督真实的物质身体和真正的血液<sup>⑤</sup>。

对“圣餐不变论”的攻击首先针对的是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 of Znojmo）。作为胡斯的老师，也是当时改革派的领导人之一，斯坦尼斯拉夫约在 1403 年写了《论基督的圣体》（De corpore Christi）一文，公开宣扬“圣餐不变论”。三年后，克拉科大学的教授约翰·斯蒂克纳（John štěkna）到布拉格大主教法庭上起诉“圣餐不变论”为异端，这最终导致了兹贝涅克在 1406 年 6 月发布法令，严格禁止信仰和传授威克里夫的错误教义，而且所有的布道坛上必须宣讲罗马教会官方认可的“圣餐变体论”<sup>⑥</sup>。

尽管胡斯从未信奉圣餐不变论,但他也不同意兹贝涅克对圣餐变体论的解释并写文章纠正兹贝涅克的错误<sup>⑦</sup>。更为重要的是,胡斯不同意认定威克里夫四十五信条为异端。早在 1404 年,胡斯就曾经致信霍伯纳,认为后者从威克里夫著作中摘录四十五信条的方式不当,因此这些信条未能准确反映威克里夫的原意<sup>⑧</sup>。随着此后对威克里夫著作逐步深入地阅读,胡斯越发认识到威氏神学思想中的可取之处,并因发表有关威克里夫的言论而遭到了有些牧师的起诉。1408 年 8 月(或 9 月),胡斯被其对手首次起诉(没有异端罪名),主要是因为他严厉批评神职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买卖圣职等行为。不过,其中有一条指控和威克里夫有关,即胡斯曾经说,他希望他的灵魂与威克里夫在一起<sup>⑨</sup>。1409 年胡斯遭遇了第二次起诉,在多达十二条的罪状中,有两条涉及威克里夫。这两次起诉都不了了之<sup>⑩</sup>。

不过,比萨公会议所引出的效忠哪位教皇的难题最终导致了胡斯和兹贝涅克的完全决裂,而胡斯坚决反对兹贝涅克执行教皇敕令终将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结束肇始于 1378 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造成的两个教皇并列的局面,一批红衣主教提议于 1409 年 3 月 25 日在意大利比萨召开公会议。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四世(Wenceslas IV)准备采取“中立”立场,即在新的教皇选举出来之前,格列高利十二世和本笃十三世必须退位,但这一立场遭到了兹贝涅克和日耳曼教师占主导地位的布拉格大学的反对,因为他们依然坚持效忠格列高利十二世。这最终导致了瓦茨拉夫国王发布著名的库特纳山法令(Decree of Kutna Hora),将布拉格大学里波西米亚人的投票权由以前的一票改为三票,从此确定了波西米亚对布拉格大学的控制。在这起事件中,胡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sup>⑪</sup>。

迫于压力,1409 年 9 月兹贝涅克最终宣布效忠新当选的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并实施新教皇发布的“三面夹攻”敕令以根除布拉格教区里的异端:一是检查威克里夫的异端书籍;二是焚毁任何含有异端思想的书籍;三是除了大教堂、教区教堂和修道院教堂以外,禁止其它一切布道<sup>⑫</sup>。在次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兹贝涅克任命的委员会最终确认威克里夫的十五本书为异端,并谴责其中的一些非神学著作;兹贝涅克宣布了包括禁止信仰和讲授威克里夫异端思想、要求上交所有威氏书籍在内的一系列决定<sup>⑬</sup>。

胡斯开始公开反对兹贝涅克有关处理威克里夫书籍的决定。首先,胡斯于 1410 年 6 月 21 日

写作了《论异端书籍的阅读》一文,在其开篇明确提出:“异端书籍是用来阅读的,而非焚毁的”<sup>⑭</sup>。其次,在 6 月 22 日的布道中胡斯宣布查禁威克里夫论著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而且谴责不准在小教堂布道的禁令,并决定向罗马教皇上诉。最后,胡斯拟定了写给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亚历山大五世的继任者)的上诉信,抗议兹贝涅克要求上缴威克里夫著作的命令等等<sup>⑮</sup>,并于 6 月 25 日在伯利恒小教堂举行的圣事中宣读了上诉信。

胡斯的上诉信彻底激怒了兹贝涅克。7 月 16 日,兹贝涅克命令烧毁了大约 200 卷威克里夫的书籍。两天后,以胡斯质疑正统信仰为理由,兹贝涅克首次对胡斯施以绝罚。焚烧威氏著作引发了民众的抗议,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暴力冲突。正是在这个时期,胡斯开始被公开称为异端<sup>⑯</sup>。

胡斯于是二度上诉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教皇任命红衣主教奥托·科隆纳(Odo of Colonna)负责四人委员会对胡斯上诉的审理。尽管科隆纳征求了博洛尼亚大学神学院的意见且该意见实质上支持胡斯的立场,但科隆纳最终的判决完全认同了兹贝涅克所采取的一切做法,特别是确认了对胡斯施以绝罚,而且还传唤胡斯到教廷。由于胡斯只是派了三名代理人到教廷接受传唤,因此 1411 年 2 月科隆纳以胡斯藐视法庭为由,对胡斯施以绝罚<sup>⑰</sup>。可见,当时的教廷对胡斯的判罪还没有到异端这样的程度。

然而,到 1410 年年底,兹贝涅克已从一些对胡斯持有敌意的布拉格牧师中搜集了一些证词,这些人以异端罪名起诉胡斯信仰圣餐不变论,指责胡斯促成了将日耳曼人从布拉格大学中驱赶出去,这是胡斯首次明确地遭到异端罪名的起诉。同时,兹贝涅克在罗马的代表寻求到了罗马教廷代诉人科斯的迈克(Michael de Causis)的支持,科斯在 1411 年 3 月根据在布拉格得到的证词起诉胡斯,建议宣布胡斯为异端<sup>⑱</sup>。

为调和胡斯与兹贝涅克的矛盾,瓦茨拉夫国王任命了六人仲裁委员会。委员会在 1411 年 7 月 6 日做出的仲裁意见明显有利于胡斯,因此兹贝涅克拒绝了仲裁条款,在去匈牙利会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蒙德(Sigismund)的途中于 9 月 28 日突然去世。

## 二、多种力量合谋指控胡斯

如果说胡斯为威克里夫公开辩护从而与兹贝涅克决裂并上诉罗马教皇,这表明胡斯对于教皇和教会的正义性还抱有希望,那么 1412 年发生的赎罪券风波则导致了胡斯与教皇领导下的罗马教会彻底决裂,并且四面树敌。

由于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依然效忠于被比萨公会议宣布退位的格列高利十二世，加之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直支持安茹公爵路易斯与拉迪斯拉斯争夺那不勒斯王国的统治权<sup>⑩</sup>，因此约翰二十三世在1411年9月9日的诏书中号召发动针对拉迪斯拉斯的十字军，并宣布任何为此捐钱或献身者，将得到只有十字军战士才能得到的赎罪券<sup>⑪</sup>。随后，约翰二十三世派代表抵达布拉格兜售赎罪券。

在胡斯看来，赎罪券所宣称的可以赦免罪人的所犯之罪，这在《圣经》中并无任何依据，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违背了上帝是唯一可以通过恩典赦免人罪过的教义。赎罪券更是教会众多腐败行为之一，体现了教会的贪婪。在包括反对赎罪券在内的呼吁改革教会过程中，胡斯逐步成为教会改革派的领导人。形成对比的是，以斯坦尼斯拉夫和巴莱奇（Stephen Pálec）为首的布拉格大学神学院的博士们，从教会法和世俗法律的角度，支持教皇售卖赎罪券。因此，正如胡斯所言，“出售赎罪券和发动十字军，让我和巴莱奇最终决裂”<sup>⑫</sup>。巴莱奇，这位胡斯曾经的同学，此后成为定罪胡斯为异端的关键人物。

两派针对赎罪券的激烈交锋发生于1412年6月7日在布拉格大学卡洛琳学舍举行的公开辩论会上。胡斯对教皇发动十字军是否具有正义性进行了阐述，随后胡斯的学生杰罗姆（Jerome of Prague）富有感染力的发言更是让听众对教皇在布拉格兜售赎罪券而群情激愤。公开辩论会不久，布拉格发生了焚烧教皇敕令的公开抗议行为；在布拉格，人们喊道：“与其听从那些骗人的通奸者和买卖圣职者，还不如服从诚实的胡斯教士”；7月11日三名因抗议赎罪券而遭逮捕的年轻人甚至被当局斩首<sup>⑬</sup>。

赎罪券仅仅只是两派争端的一个表面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观点对立。这种观点的对立充分体现在各方为1413年2月6日波西米亚宗教会议所提交的文件上。由斯坦尼斯拉夫和巴莱奇主导、八名布拉格大学神学院博士联名提交了陈述书（Consilium），处于流亡中的胡斯提交了书面反驳意见，而且，完成于1413年的胡斯成名作《论教会》（De Ecclesia）一书也用最后十三章再次回应了神学院的这份陈述书<sup>⑭</sup>。大致来看，两派争论的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如何看待威克里夫学说，二是承认圣经的权威还是承认人（教皇以及教会神职人员）的权威。

早在赎罪券风波之前，因为对基督教会行为失范的严厉批评，胡斯已经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教职人员的不满。赎罪券风波，更是激化了胡斯与布拉格大学神学院为代表、志在维护教皇和教会

权威的波西米亚地方神学界的矛盾。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胡斯的上诉，作为教会最高权力机关的罗马教廷介入胡斯案的审判，期间负责的主教几易其手，胡斯的命运跌宕起伏。

如前所述，胡斯案首先是由科隆纳红衣主教负责，胡斯因为藐视法庭而被处以绝罚。1411年6月，约翰二十三世任命四人委员会审查胡斯案的审判程序，佛罗伦萨大主教弗朗西斯科·扎巴莱拉（Francisco Zabarella）在委员会中发挥着领导性作用，这有利于胡斯<sup>⑮</sup>。但是，1412年2月教皇把胡斯案子由扎巴莱拉转入红衣主教布朗卡迪斯（Brancatiis）手中，又重启了所有以前针对胡斯的指控，但后被搁置<sup>⑯</sup>。五个月后，又转移到了红衣主教彼得·斯蒂芬尼斯奇（Peter degli Stephaneschi）手中。由于胡斯对于威克里夫一直以来的辩护以及对赎罪券的蔑视，于是科斯联合他人再次起诉胡斯。结果斯蒂芬尼斯奇很快对胡斯做出了“大绝罚”的处罚，即禁止胡斯在布拉格或任何居住的地方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禁止任何天主教徒与他交流。不过，此次绝罚的理由依然不是异端罪，而是认为胡斯未到教廷接受传唤<sup>⑰</sup>。

斯蒂芬尼斯奇这一判决的后果是严重的。判决由教皇特使专程赴布拉格宣布，仪式隆重。向罗马教廷上诉无望后，胡斯开始公开宣布：既然向教皇上诉无用，现在他向上帝和基督上诉。这种申诉方式史无前例，无疑否定了教会权威，表明了胡斯与教皇和教廷的彻底决裂<sup>⑱</sup>。

罗马教廷甚至还威胁禁止布拉格地区举办宗教活动，用责罚教众的方式迫使胡斯就范。1412年10月15日，胡斯决定离开布拉格，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需要指出的是，在地方、罗马两级教会指控胡斯的过程中，瓦茨拉夫国王的态度不容忽视。出于其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瓦茨拉夫不希望波西米亚存在异端或受到任何异端的指控，因此总体上对胡斯是支持的。比如瓦茨拉夫试图调和胡斯和兹贝涅克的矛盾；科隆纳对胡斯处以绝罚前，瓦茨拉夫等先后写信给教皇和红衣主教们，表达了对于禁止在伯利恒小教堂布道的遗憾，敦促撤销有关焚烧威克里夫书籍的判决；胡斯与布拉格大学神学院博士们之间观点对立时，瓦茨拉夫在利用波西米亚宗教会议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又任命了四人委员会试图调和双方，而在后来谈判破裂后，瓦茨拉夫将斯坦尼斯拉夫和巴莱奇等胡斯的反对派逐出波西米亚。但是，赎罪券风波里，胡斯所持之立场与支持售卖赎罪券的瓦茨拉夫相矛盾，因此这一事件不同程度损害了胡斯与瓦茨拉夫的关系。

### 三、康斯坦茨公会议定罪异端

为结束教会大分裂、根除异端和改革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蒙德提议召开康斯坦茨公会议，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发布了召开会议的敕令。依然处于流亡中的胡斯接到了邀请，并且得到了西吉蒙德的安全保证。考虑到如果拒绝赴会，波西米亚可能招致宗教战争，胡斯最终接受了邀请，并于 1414 年 10 月 11 日启程，11 月 3 日到达康斯坦茨。

在康斯坦茨的前三个多星期里，此前对胡斯的绝罚和禁止其参加圣礼被暂停实施，胡斯可以自由访问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但不得参加弥撒、布道等公开圣事活动<sup>⑧</sup>。但是，随着巴莱奇抵达康斯坦茨，他联合科斯提出了针对胡斯的一系列指控并鼓动逮捕胡斯。由此，形势急转直下。11 月 28 日，在约翰二十三世和西吉蒙德的同意下，卫兵包围了胡斯在康斯坦茨的住所并强迫胡斯来到教皇的宫殿。红衣大主教们质问他是否在波西米亚传播错误和异端，胡斯极力否认，但从当晚开始胡斯就深陷囹圄，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sup>⑨</sup>。

以 1415 年 3 月 21 日约翰二十三世逃离康斯坦茨为分水岭，对胡斯的审判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里，1414 年 12 月 6 日，公会议任命了三名法官开始审判胡斯案，其采取的策略可视为康斯坦茨公会议之前罗马教廷审判胡斯策略的延续，即认定胡斯为威克里夫的坚定支持者。但此时的形势对于胡斯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首先，胡斯的主要对手如巴莱奇和科斯在康斯坦茨针对胡斯是异端的舆论造势从未停止，而且巴莱奇从胡斯的论著中摘引形成了起诉胡斯的四十二信条。更重要的是，威克里夫的四十五信条在早先的罗马公会议（1413 年）上已被谴责为异端，按照中世纪的普遍看法，谁支持异端，他也是异端，因此审判委员会据此以异端罪起诉胡斯<sup>⑩</sup>。另一个对胡斯案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巴黎大学的教长、著名神学家约翰·热尔松（John Gerson）。他严厉地批判从胡斯论著中抽出的条文，这些批判和巴莱奇的文章一起，构成了起诉胡斯的基础<sup>⑪</sup>。后一个阶段里，教皇约翰的逃离标志着审判胡斯的主体由教皇领导的罗马教会转变为公会议。由于以前成立的审判胡斯委员会已经不再合法，因此公会议任命了包括热尔松在内的三人审判委员会审查威克里夫和胡斯的论著，后来由于一名委员的退出，英、德、意、法分别派出一名代表重新组成四人委员会<sup>⑫</sup>。1415 年 5 月 4 日，委员会发布了阶段性报告，威克里夫受到了 260 余宗罪的起诉，他的书籍被命令烧毁，甚至提出应该对他掘坟扬灰<sup>⑬</sup>。谴责威克里夫实

质上决定了胡斯的命运。

当然，审判胡斯的重点是公开听证会。尽管胡斯在其书信中多次表达了要求召开公开听证会的愿望<sup>⑭</sup>，但直到 6 月 5 日才召开了第一次所谓的听证会。首先，从会议的内容看，主要是宣读起诉胡斯的信条和证人的证词，然后谴责胡斯；从会议的程序看，宣读信条时胡斯本人并不在场，而且西吉蒙德国王也未出席，后得到公会议拟缺席审判胡斯的通报后，西吉蒙德才派人通知公会议，在耐心听取胡斯的答辩前不可判决任何罪名；再从会议的组织看，现场充满了喧哗、嘲笑和诬蔑，完全没有给予胡斯申辩的机会，胡斯只是被要求回答“是”还是“否”<sup>⑮</sup>。

6 月 7 日和 8 日又分别举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听证会，西吉蒙德都参加且主持了第三次听证会。在第二次听证会上，胡斯与威克里夫的关系再次成为了论争的焦点。在第三次听证会上，从胡斯的论著中摘引的三十九信条被当场宣读，而在其中摘引自《论教会》的二十六信条中，有十一条是基于巴莱奇指控的四十二信条，十五条是基于热尔松的指控。6 月 18 日，胡斯收到的最后指控由原来的三十九条减少为三十条，这成为了定罪胡斯的最终证据。

统计最终定罪胡斯的三十信条，有一条涉及威克里夫，五条涉及教会的构成，四条涉及教职人员，更有多达十二条涉及教皇<sup>⑯</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涉及教皇的信条中所体现的胡斯的“异端”思想，比如教皇并非教会的头，并非彼得的继承人；教皇也可能犯错，甚至是邪恶的；教会并非一定需要教皇的存在。胡斯这些思想的认知基础在于“圣经至上论”（biblical primacy），换言之，作为基督徒，要遵循的应该是《圣经》的权威，而非人的权威。因此，尽管审判胡斯的公会议也宣称教皇并非教会的最高权威，这似乎和胡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公会议取代教皇成为教会的最高权威在胡斯看来仍然是人的权威，这体现了胡斯和公会议本质上的认识差异。当然，“圣经至上论”并非胡斯的首创，这实际上有自奥古斯丁以降的久远传统，并由威克里夫在英格兰发扬光大，更有克罗米兹的米利奇（Milic of Kromeriz）和耶诺的马修（Matthew of Janov）等胡斯的先驱在波西米亚广为传播<sup>⑰</sup>。

此后公会议所采取的审判策略也颇值得分析。面临异端罪起诉的胡斯可能遭受火刑的判决，这并非公会议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为如果能迫使胡斯放弃他的宗教主张，这对遏制异端思想在波西米亚乃至欧洲的传播、树立公会议在基督教会的权威可能效果更佳。因此，公会议曾数次派人给胡斯写信或到监狱劝其放弃自己的主

张,甚至在最后的判决中公会议都准备了两个版本,但胡斯认为他所信仰的一切皆与《圣经》的教导相一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屈服,因此胡斯拒绝了可能的求生之路,选择了殉道士之归途。7月6日,公会议全体会议最终确定对胡斯起诉三十条罪状,宣布他为异端,然后转交世俗权力执行火刑。

胡斯在康斯坦茨的受审可说是中世纪晚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异端审理案件。首先,基督教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异端的认知和处理方式。以对异端和异端嫌疑犯的权利认知为例。在胡斯案中,安全保证是支持和反对胡斯两方的一大争论焦点。支持者认为,西吉蒙德皇帝所颁发的安全保证意味着胡斯来去康斯坦茨的安全,意味着胡斯免于监禁。反对者认为,在认定了胡斯为异端嫌疑的前提下,安全保证只是一纸通行证而已,对胡斯的人身安全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监禁胡斯也就获得了合法性的解释。在第二次听证会上,西吉蒙德本人承认在胡斯离开布拉格前(实际上是在胡斯离开一星期后)就给予了胡斯安全保证,但话锋一转,说“我不会保护任何异端;如果一个人顽固地坚持异端,我甚至愿意亲自点火烧死他”<sup>⑧</sup>。此外,审讯过程中胡斯希望得到律师帮助的请求被拒绝,希望得知证人的名字的请求被拒绝,这些都反映出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对于异端分子是没有权利的普遍认知。其次,相较于13世纪创立、尤以西班牙最为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针对异端所采取的令人谈虎色变的刑罚,除了最后的火刑,胡斯自始至终没有受到其它酷刑的折磨。事实上,早在1318年,布拉格就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并有教皇任命的宗教裁判员,但显然在异端问题上严格执行教会法在波西米亚还不太为人所知<sup>⑨</sup>,甚至连西吉蒙德本人也曾为他的安全保证书在康斯坦茨缺乏权威性而愤怒,这似乎表明他对有关异端的教会法具体条款也不是很熟悉。最后,胡斯的殉道也是多国教会势力借力公会议这一平台的结果。在公会议中享有会议事务表决权的四个国家中,英格兰因为早已宣布威克里夫为异端,因此自然反对威克里夫的支持者胡斯;德意志有相当一批神学家对当年被逐出布拉格大学耿耿于怀,他们认定胡斯是其中的领导者,因此极力指控胡斯;法国为热尔松所主导,坚定地认为胡斯是异端;意大利的代表大多信奉教皇制,自然讨伐胡斯的离经叛道。

在胡斯看来,异端是那些顽固坚持有悖于圣经经义者<sup>⑩</sup>,对异端的处置首先应该用圣经对他们进行公正、友善、谦逊的指导<sup>⑪</sup>。因此,如果要判定胡斯为异端,就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并运用圣经使胡斯相信他违背了圣经和基督的教

诲。但综观胡斯被控“异端”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针对胡斯的指控并未能形成令人信服、至少是令胡斯接受的观点。胡斯对“圣经至上论”的坚守以及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个性,让胡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一百余年后受到胡斯影响的路德继承和丰富了“圣经至上论”,并以此作为新教改革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从此改变了基督教信仰世界的格局甚至影响了西方文明的进程。

(责任编辑:若火)

- ①②⑥⑦⑧⑨⑩⑬⑮⑰⑱⑳㉔㉕㉖㉟ Matthew Spinka, *John Hus: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66—69、62—64、p. 70、pp. 71—72、p. 65、pp. 87—88、pp. 101—102、p. 109、pp. 111—114、pp. 115—120、pp. 122—123、p. 124、p. 131、p. 161、p. 241.
- ③②⑦ Matthew Spinka, *John Hus' Concept of the Chu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97、p. 252、pp. 15—18.
- ④ Johannis Wyclif, Johann Loserth (ed.), *De Eucharistia*, London: Trubner & Co, 1892, introduction v.
- ⑤ [美] 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6 页。
- ⑪⑫⑲⑳㉑㉒ Thomas A. Fudge, *Jan Hus: Religious Reform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Bohemia*,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2010, p. 100、p. 101、p. 129、p. 125、p. 108.
- ⑭ *Historia et Monumenta Joannis Hus et Hieronymi Pragensis, Confessorum Christi*, Norimberg, 1558, p. 102.
- ⑮ Frantiek Palack (ed.), *Documenta Mag. Johannis Hus*, Praha: F. Tempsk, 1869, pp. 387—396.
- ⑰ Eustace J. Kitts, *Pope John the Twenty-third and Master John Hus of Bohemia*,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imited, 1910, pp. 14, 100.
- ⑲⑳㉑ Johann Loserth, M. J. Evans (trans), *Wyclif and Hu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84, p. 138、p. 142、pp. 140—143.
- ㉔㉕㉖㉟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Matthew Spinka, *John Hus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05、p. 111、pp. 164—166、pp. 260—268、p. 180、p. 194.
- ③③ Herbert B. Workman,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vol. II: The Age of Hus), London: Charles H. Kelly, 1902, pp. 303—304、pp. 306—307.
- ㉟ David Schley Schaff, *John Huss: His Life, Teachings and Death, After Five Hundred Years*, New York: Charles Scribener's Sons, 1915, p. 195.
- ㉑ Herbert B. Workman & R. Martin Pope (trans.), *The Letters of John Hu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4, pp. 142, 159, 174, 181, 190.